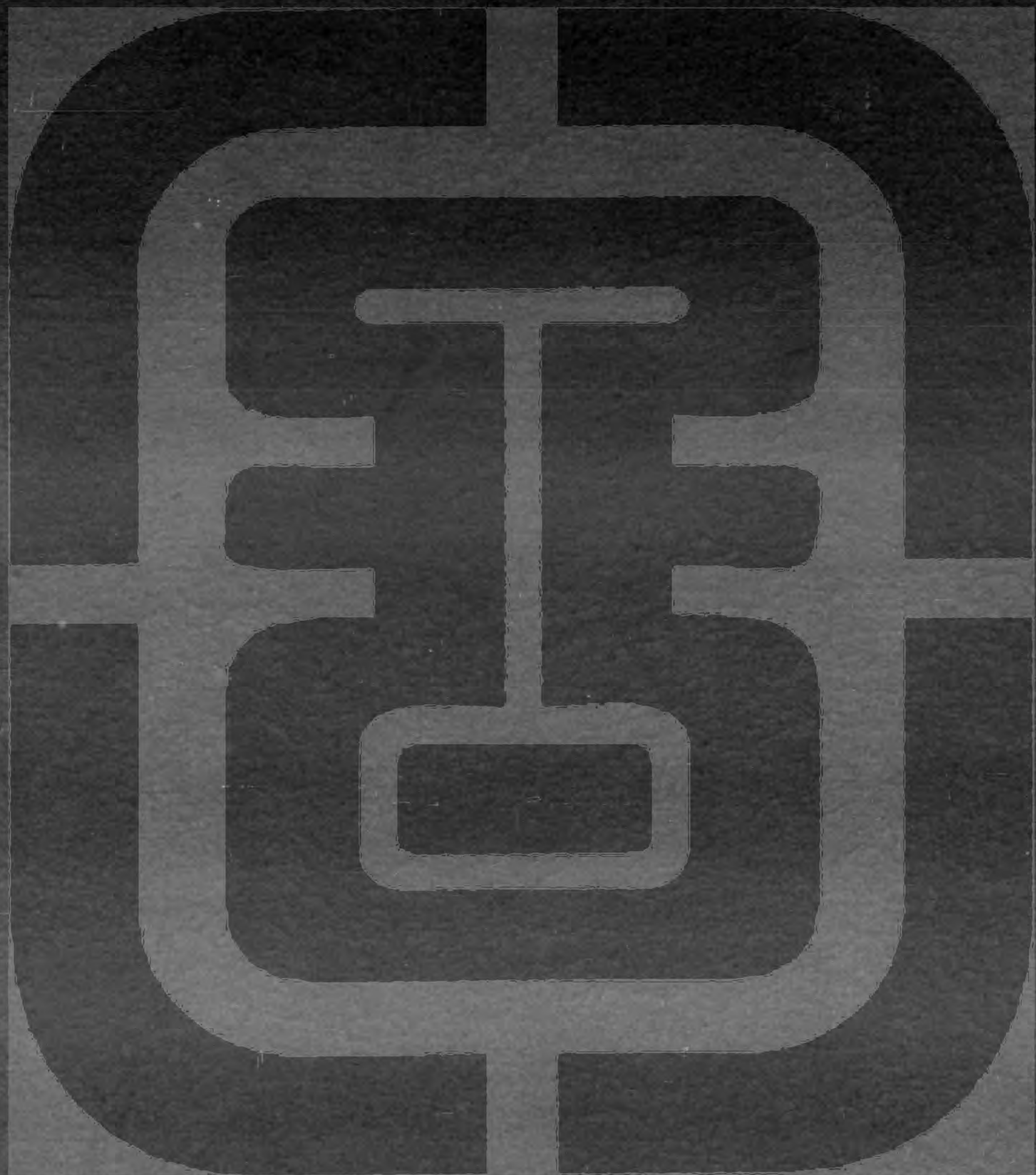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十三冊



孔子論語年譜

元 星源程復心子見編

嘗考得論語中十五志學一章迺孔子自序一生年譜都是實心實理實事實話節節可按年歲履歷而明其言去夢奠不遠蓋作春秋後語也嬉戲陳俎豆卽是志學不待十五十五以往問禮問官卽是博學無方之學三十以往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大節四十以往儒道修明不惑於老楊晏墨見行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大節五十

以往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暇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畢聚十年之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此從心不逾矩之大節按之載籍記事記言表裏互見卽事卽理歲月昭如謹次孔子論語年譜於左

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己酉日庚子孔子

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鄆邑父叔梁紇爲鄆邑大夫母顏氏孔子名邱字仲尼生而父卒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羣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是歲顏路曾點生明年孔子七歲晏平仲治堯東阿設鄉學孔子居近往入其學是歲冉耕生明年孔子九歲見季札觀樂於魯是歲卞仲由生越二年孔子十一歲才過平仲鄭駸明欲毀鄉校子產不毀孔子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是歲漆雕開生越三年孔子十五歲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無不習而通其藝遂志於大學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經義
之道是歲閔損生孔子適聞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乃憮然而論之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越二年孔子十七歲適周訪禮於老子魯大夫孟釐子誠其嗣懿子及南宮敬叔曰孔邱聖人之後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卽沒若必師之越二年孔子十九歲娶宋开官氏明年二十歲爲魯委吏料量平曰會計當而已矣是歲生子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因榮君賜名鯉字伯魚明年孔子二十一歲爲乘田畜蕃息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入助祭周公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明年孔子二十二歲之宋之杞求文獻不足已而反魯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始教於闕里顏路曾點琴張之徒往受學焉講肆近於馬隊明年孔子二十四歲母卒合葬於防明年孔子二十六歲母喪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明年孔子二十七歲鄒子來朝孔子

見而問官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歲孔子適宋適杞適鄭兄事子產時子產裨諶諸子仕鄭定公善交鄰固國孔子稱之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明年孔子二十八歲之郊見郟子而問禮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時有見程子於塗傾蓋而語之事明年孔子二十九歲適晉學琴於師襄習其志而見文王操焉師襄避席再拜曰吾子聖人也是歲冉雍冉求生明年孔子三十歲適周問禮於老聃因適衛

過秦境界不入反魯是歲齊景公適魯使晏嬰迎孔子與語說琴張將弔宗魯孔子正之子產卒孔子悲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明年孔子三十一歲景公遣使聘孔子子遂適齊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辭反魯道始尊弟子信從者眾是歲高柴生明年孔子三十二歲在魯設教衛端木賜生明年孔子三十三歲適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時居於外館景公

學海類編 卷之四
造焉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曰釐王之廟也既而使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明年孔子三十四歲孟釐子卒孟懿子嗣與南公敬叔師孔子學禮南宮敬叔請於魯昭公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同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覩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

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之所以盛也既而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入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慮哉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語以四戒去周老子送子曰當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他日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德之不修學

學海類編 卷之五 經義
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他日又曰
道不同不相爲謀時齊晏嬰墨學也宋墨翟爲非儒非
樂之說以詆孔子老氏之徒楊朱亦爲論非孔子孔子
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自周反魯道彌尊弟子日
進秦商仲由閔損冉耕之徒咸受學焉南容三復白圭
孔子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
之四教文行忠信雅言詩書執禮罕言利命與仁不語
怪力亂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明年孔子
三十五歲季平子僭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
如禮何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
吾欲殺之何如子家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
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
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季氏
得民眾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季平子與邠昭伯以鬪
鷄故得罪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

三家共攻昭公公師敗奔齊時公居於長府欲逐殺季平子以及於難先是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至是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取魯之鄆邑以居昭公孔子三十六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是歲樊須生明年孔子三十七歲歸魯見延陵季子葬子以爲合禮復適齊明年孔子三十八歲顏淵生孔子三十九歲四十歲四十一歲四十二歲皆在齊留七年齊人高柴公治長從

游孔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曰孔子儒者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淅而行反於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

孔子在齊時往觀呂梁之水因而至吳又遊越時吳闔閭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問孔子孔子答以防風氏之骨吳客曰善哉聖人是歲公西赤生明年孔子四十三歲定公元年季平子強僭陽貨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眾生自遠方莫不受業如衛人端木賜秦人石作蜀陳人公良孺蔡人漆雕開以及商瞿梁鱣巫馬施冉雍冉求皆及門遷入洙泗設教杏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陽貨欲見孔子

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瞰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是歲適陳有若生明年孔子四十四歲在魯衛卜商生孔子四十五歲在魯吳言偃生孔子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夫物惡有

滿而不覆者哉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明年孔子四十七歲季平子卒陽貨囚季桓子與盟而醜之時公山弗擾爲費宰侯犯爲郈宰皆倚陽貨各以邑叛弗擾召孔子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季桓子立孔子爲中都宰陽虎將以君之璠璵斂平子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屍於中原也乃止桓

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物問孔子曰得狗子子曰以邱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閭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景公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有屈一脚振肩而跳其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是歲曾參生邾隱公貺卽位將冠使大夫因仲孫問禮於孔子孔子告以如世子之冠有冠頰是歲孔子

始讀易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明年
孔子四十八歲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強弱異
任長幼異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遊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
邱陵爲墳庶人懸棺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
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
可也何但魯國哉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於道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歲頌

孫師生明年孔子四十九歲進位司空別山林川澤邱
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是季
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桓子
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是歲陽貨竊魯寶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不齊生明年
孔子五十歲由司空爲司寇國人謗之曰麇裘而鞞投
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旣而設法不用無奸民定
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
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
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
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
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子曰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雖違眾吾從下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孔子於鄉黨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

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
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
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緇衣羔裘
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
賜食必正席先常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孔子與於踏賓既游於觀之上
言偃侍喟然嘆曰夫魯之郊與禘皆非禮周公其衰矣
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

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
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是歲冉孺曹卣伯
度顏高生明年孔子五十一歲當周敬王十九年魯定
公九年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
大謀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日不別其父請
止孔子赦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歲閔
子騫爲費宰問政於是孔子有執轡之論孔子通問於
高昭子於是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

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時原思爲
孔子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是
歲陽貨奔齊齊將執之逃奔晉歸寶玉大弓於魯孔子
五十二歲爲大司寇攝行相事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
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逾
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
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不豫價
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別途耕者遜畔行者遜路道不

拾遺男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
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先是齊魯侵
伐無甯歲孔子用魯於是春及齊平夏齊景公會魯定
公于夾谷孔子相黎彌言於齊侯曰孔邱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邱以公
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
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

以甲車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
孔子謂梁邱據曰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享
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
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
不顧矣是歲好會成孔子聘於齊執圭鞠躬如也如不
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
色私覲愉愉如也既聘返魯明年孔子五十三歲齊晏

子卒孔子遣代弔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是歲孔子學易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明年孔子五十四歲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言於定公曰臣聞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與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孔子薦閔子爲上卿不用齊犁鉏計沮孔子曰鄰國有聖人已國之憂也歸魯女樂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不稅冕而行爲雉噫之歌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於是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

魯海類編
卷之二
西
經

畿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是歲叔仲會生明年孔子五十五歲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不果行於是子適衛冉有僕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至儀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衛靈公聞孔子至喜而郊迎孔子至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彌子之

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竟不主彌子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是時衛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居十月去衛適曹至宋明年孔子五十六歲自宋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拘焉五日弟子懼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曰文王既没文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曲三終匡人解甲而
去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時
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他日曰甯武
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
也明年孔子五十七歲自匡過蒲月餘反衛主蘧伯玉
家時公叔文子爲大令尹治嚴而家富孔子問於公明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
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
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
矣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也有淫行逐
世子蒯瞶出奔宋使人求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
見之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
人居衛月餘靈公與南子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

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他日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則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去衛過曹曹伯陽不答去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是時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司馬桓魋將要而殺之代其樹孔子微服而過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時桓與弟子頎子車同惡將爲亂魋弟司馬牛從孔子遊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司馬牛

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孔子自宋適鄭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外鄭人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焉其長九尺六寸河目龍頰具頭似堯其頂似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似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子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去鄭適陳是歲魯定公薨哀公立明年孔子五十八歲歲當阨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時爲陳侯周臣陳侯賓之上館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

矢貫之石努其長尺有咫陳侯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公使人求得之故府金牘如之陳侯就孔子燕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其桓僖之廟乎桓僖之親盡矣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子貢曰君今知之可以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邱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歲子貢始用於魯孔子在陳聞定公薨訃反魯而弔居魯與弟子講學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記曰顏淵十八天下歸仁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季路侍有盍各言爾志之問子路顏淵以次對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有知爾何以
之對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孟武伯師事孔子問孝
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時有樊遲從遊問知問仁之答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子出子曰使乎使乎齊
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
之爲大也是歲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攜李也明年
孔子五十九歲自魯將適晉晉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
中牟趙氏家臣佛肸爲中牟宰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子

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
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繫而不食終亦不果往復適陳會陳湣公初立晉楚
爭強更伐陳及吳夫差侵陳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
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
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遇難
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甯鬪而
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

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至衛衛靈公問曰蒲可伐乎孔子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焉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得志而殺之君子

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况於人乎乃還息於陬作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復主蘧伯玉家初伯玉以史魚薦仕時已不仕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鷹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衛人從後削其跡復如陳是歲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趙鞅內太子蒯瞶於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冉有

問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明年孔子六十歲齊助衛圍戚以蒯瞶在故也孔子在陳時被兵久孔子無上下之交暴露而居於桑落之下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陳潛公起陵陽之臺未畢數殺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

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張書諸紳秋季桓子病輦而觀魯城嘆曰昔此國幾何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倘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

也是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
以孔子爲招云明年孔子六十一歲自陳遷於蔡蔡昭
公將如吳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孔子
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是歲魯亳社災哀公問
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明年孔子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

悅遠者來葉公語孔子曰吾黨之有直躬者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
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
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孔子以葉公可與言在葉日久時宰予爲齊大
使楚子貢爲楚信陽宰葉公實薦之楚昭王欲以安
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仕而
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咎心妻不服綵妾不衣
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

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於是昭王使使奉金幣聘孔子時昭王渡江有物觸王舟王獲而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能獲焉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密此楚王之應也明年孔子六十三歲自蔡適陳吳伐陳楚救陳昭王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孔子子貢自信陽至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聖人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畱陳

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相與發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孔子時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子貢顏淵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顏淵以次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使子貢之楚楚昭王發兵迎孔子孔子浮海至楚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子旣

見昭王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邱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會昭王有疾不祭河神孔子曰楚昭王可謂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昭王尋卒於城

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自楚反蔡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邱曰是魯孔邱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邱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

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
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自蔡
反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明年孔子六十四歲時衛君輒父
不得立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衛於是子路
爲蒲宰孔子過蒲有三善之嘆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時子貢爲衛大夫結駟連騎而過
原憲於窮巷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
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
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學海類編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貢
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孔子在衛出遊於吳題季札墓
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遇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贈
之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爾於上下神祇子曰邱之禱久矣子疾病子路使門人
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
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三子
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他日曰魯衛

之政兄弟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
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
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莫之難矣夫子擊磬之
地在於朝歌朝歌城北有殷太師墓夫子題曰殷比干
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
焉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
初妻之姊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
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籛籛
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欲

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有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閒之則可矣康子乃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十有一歲而反乎魯蓋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也明年孔子

六十五歲居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邱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邱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畱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侍坐悉陳儒行公曰終沒吾世不敢復以儒爲戲矣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

學海類編
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公曰吾於是廢山澤之禁施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又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又問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政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時孔子弟子子賤爲單父宰季路冉求仲弓爲季氏宰有若仕於公室樊遲仕孟氏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又曰雍也可使南面子

夏仕爲魯大夫吳與魯會鄙徵百牢吳太宰嚭召康子
康子使子貢往子貢對以周禮吳正百牢之徵太宰問
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我少也賤故多
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
見于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
爲季氏遂不果伐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
子亦不果使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明年孔子六十六
歲拜官氏卒期年伯魚猶哭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
遂除之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由
是子路去魯適衛爲孔文子邑宰子羔亦仕衛時周室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述三代之禮於龜蒙鳧嶧
洙泗杏壇之間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
知者樂仁者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甚

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於是討論墳典刪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凡百二十篇序其略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自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

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遂以詩授子貢子夏明年孔子六十七歲定禮樂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因歎曰師

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去官久感被樂者無人云於是明習禮樂者稱子游子夏有若時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闕黨童子叔仲會於孔族年相比如執筆迭侍於夫子將命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他日語武伯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明年孔子六十八歲晚而喜易作十翼以贊易道爲上彖下象大象小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

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遂以易授商瞿子夏亦傳易至是備王道成六藝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邱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牢曰子云我不試故藝明年孔子六十九歲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弔適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孔子曰主未成服則

弔者不經禮也退而曰居上不寬爲下不敬臨喪不哀
吾何以觀之哉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
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是歲齊
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
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師不逾溝遲請三刻而
逾逾之右師奔孟之反後入以爲殿子曰孟之反不伐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冉有用
矛於齊師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五月哀公會吳於橐
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郟之盟哀公不欲使子貢對使

者曰盟所以周信也今日必尋盟盟可尋也亦可寒也
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衛孔圉既葬諡曰文子貢聞
之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是歲孔子之孫伋生伯魚卒伯魚
生於昭公九年既長昭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以
哀公十二年卒後數月顏淵卒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
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
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

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他日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於季康子問亦云明年孔子七十歲致仕吉月必朝服而朝先是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

聽至是用田賦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共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其與聞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侍食於哀公設桃與黍君祭孔子先飯黍而後飯桃君問焉曰黍爲五穀長不聞以賤雪貴一日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明年孔子七十一歲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於大野獲焉於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何也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他日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喟然嘆曰莫吾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子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越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

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因所感以此終也是時春秋孝經既成孔子與七十二子向北辰罄折告備於天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其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孔子

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子游子
夏侍側問孝竝作孝經時語是歲子路在魯小邾射來
奔季康子命子路要之子路不許閔子侍側閔閔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齊陳恆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以伐
魯孔子謂弟子曰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
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
子許之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五國各
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敵吳

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於是子路復之衛爲孔文
子之子孔悝邑宰是歲齊陳成子攻殺宰子於庭因弑
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明年孔子七十二歲孟懿子卒孔子
往弔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歲伯牛卒
仲弓亦卒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歲冬閏十二月衛蒯瞶自戚來攻出公輒刳孔悝盟子路結纓而死出公之難出公奔魯孔子聞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已而果死夫子哭之中庭曰噫天祝予天祝予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

使者曰醢之矣遂命復醢明年孔子七十三歲夏四月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卽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邱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逮將死矣遂病康子饋藥

拜而受之曰邱未達不敢嘗疾革哀公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前後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也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皦皦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歿於魯乎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余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

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爲之志兼用三代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以松柏泗水爲之逆流弟子多家於墓行心喪之禮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

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日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

學海類編
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孔子沒時子思五歲嘗受業曾子於家廟既

長居於衛爲衛侯臣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因薦苟變於衛侯在衛緼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上下二篇以昭明聖祖之德後反於魯爲繆公師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不能安子思乃歸隱教授其徒數百人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子思生白字子上

按孔子生卒年月嚮多聚訟而仕止久速先後紛糅其孰從而辯之所憑據者左傳公羊穀梁國語家語

史記孔子世家及弟子列傳韓詩傳諸書爲最古而
近真然就諸書之中已自齟齬難合若孔氏志先聖
本紀祖庭廣記孔庭纂要孔氏世譜孔子圖譜歷聘
紀年闕里志其後以至潘氏通紀素王紀事聖門志
聖賢冢墓志事蹟圖譜辨等書又其後已浸淫轉寫
愈失本來沿流不若尋源披枝會須見本愚必取近
古之原文爲主以後來之流傳爲客參其牴牾之故
去其擅改之譌如誅少正卯本見家語而朱子疑其
不實以至南宮敬叔之請車適周晏子尼谿之沮都

宰司空之治冉有訪田賦子路要盟之事後來季本
圖蹟妄辯亦因疑爲不實至其所稱實者年歲卒見
淆譌作意必意或云云抑何敢於顛倒無稽也卽如
委吏乘田明是少賤爲貧之官見孔氏志而妄連於
司寇之比年主顏雝由謝彌子主明是靈公餘桃之
日見戰國策而妄移於衛輒之旣立小邾要盟自在
獲麟之歲子路復往仕衛死衛之時而妄訾左傳爲
誣此圖譜辨之至舛也至如史家之辭先經起義後
經終事并在一筆匪云同時孟釐子屬敬叔懿子師

學海類編
孔子自在釐子不能相禮之年二子往師孔子自在
及釐子卒之歲相去遠隔史記於司檝吏之下卽有
由是而司空已而去魯斥于齊逐乎宋衛困乎陳蔡
之間於是反魯一段蓋總繫後文以起義終事之旨
跌宕頓挫其閒而昧者謂謬記孔子早歲之事母乃
爲龍門掩口乎若夫攝相明是魯哀十二年而朱子
以爲十四反魯明是孔子六十四歲而朱子以爲六
十八此大左也更有兩事而譌爲一事者如絕糧一
在陳爲厄上下之交一在陳蔡之間爲兵拒不得往

楚一學易在五十之間一贊易在七十之前而執彼
疑此則紛紜無已矣若夫子退必修詩書禮樂一生
皆然記宜數見剛述之業老乃畢功惟春秋則止一
番作略耳愚述論語年譜就諸書柄鑿矛盾之處參
互會通辭期無礙義歸決定從古什九從今什一記
傳得論孟而鏡光可交論孟得記傳而符券可合所
不敢懸虛附會者惟汎論道德與評誨及門至追評
昔人往事如令尹子文柳下惠孟公綽二臧孫輩不
與孔子同時者不入年譜伯魚子思諸書顛末並不

詳闕里志所載孔子閒居子思再拜請對及宋大夫樂朔問答語以至不受魯相事悉本孔叢子文不雅馴不足考據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名蓋贗書也今禮記四十九篇而孔叢子云四十九篇明係傳譌藝文志儒家子思子二十三篇又禮家中庸說二篇蓋稱子思子二十三篇實該中庸稱中庸說二篇實該大學今小戴禮記所載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庸在學先現存十三經監本禮記一經中無別出則知中庸上下篇外無子思子小戴記無全會子書

大戴記乃有十篇會子書手筆意旨與大學懸絕卽十日所視三句特標曾子曰便曉非曾子書矣子思生平史無記事茲特本孟子稱述及賈誼新書所載附見孔子蓋孟子自稱私淑諸人本受業於子思之

門人猶在見知聞知中也

記稱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世多疑之按古

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子十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不當年者曰野合時叔梁紇年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生孔子而尋卒故云又孔子生卒年月諸書竝存疑義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同於夏正建寅者計之蓋生于周襄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申時其所生八字實己酉乙亥庚子甲申也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日

堯舜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爲後序此孟子作書之大旨全不因歲月編次故知不自見梁惠王始也藉曰不然滕文公問事齊楚恐齊築薛何以越在前而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何以越在後也是知孟子之篇義非編年也然則孟子不可編年乎曰論語可編年孟子何不可編年論語編年所以補孔子世家也孟子編年所以補孟子列傳也本太史公世家列傳之記事以證記事本論語孟子之記言以券記事而孔孟之記事履歷思過半矣惟子思中庸史

無記事而孔叢子所載語不雅馴無足考據故止附見孔子凡於史記世家列傳及竹書紀年皇極經世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之外別采他書以裨益孟子履歷者皆譌謬於是乎本孟子書作孟子編年略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云字子輿魯三桓孟孫氏之後堯鄒邑人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卽叔梁紇所治地爲故鄒城孟子居去故鄒城五十里孟子曰近聖人居若此其甚也生三歲喪父其母氏賢其舍始近墓孟子少嬉戲爲墓閒事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去

學海類編
二
舍市其嬉戲爲賈術事母又曰非所以居吾子也遂徙
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
居吾子矣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
進其母知其喧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
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
喧矣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子
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孟子居鄒教授弟子
不見諸侯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曰君子之
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曰教亦
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公孫
丑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
逾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
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
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如不待

其招而往何哉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

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居魯久之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招孟子孟子往爲齊宣王客卿時孟子年四十歲矣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

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旋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

學海類編
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交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于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

其上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棖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

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時周顯王三十六年蘇秦說六國爲從親以擯秦秦爲從約長佩六國相印是歲燕文公

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立十年矣明年
宣王因燕喪伐燕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
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
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
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宣王勿
聽取燕十城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
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固畏
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
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
則猶可及止也于是燕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
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伐燕
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
慙曰請爲王取之乃見齊宣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王
曰是何慶弔相從之速也蘇秦曰燕雖弱小秦王之少

學海類編
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
行而強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
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古之善制事者轉
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
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
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友者也王曰善於是乃歸
燕之十城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曰
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
然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
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
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
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

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
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居亡何孟母卒於
齊鄒魯邑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
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
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
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心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齊宣王欲短喪公
孫丑曰爲碁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
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

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
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
莫之禁而弗爲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尙志
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謂齊宣
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
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
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
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

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

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

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於是孟子知齊宣王不能用去齊時梁惠王立三十五年矣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鄒衍淳于髡皆至梁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孟子對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梁惠王曰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洗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越明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

下莫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梁惠王既不果所言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嗣君又不令於是孟子去梁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麋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之宋時宋王偃自立爲王東敗齊取

學海類編
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
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
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
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
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
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
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
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去宋過薛
宋餽兼金七十鎰而受薛餽五十鎰而受他日適齊陳
臻問焉孟子曰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驢辭
曰餽驢子何爲不受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
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薛君田文齊滅薛以封少子嬰
嬰傳子文號孟嘗君處齊竟先是孟子居鄒齊復來聘

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
季子滕君之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
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
乎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
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

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
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
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
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卽
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矣是在世子然友反命卅子曰然是誠在我五
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
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孟子之平陸謂其

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矩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矩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矩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時齊宣王卒湣王立六年矣初孟子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至

是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曰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子何言哉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

學海類編
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是時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

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始孟嘗君列能爲鷄鳴狗盜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入秦秦昭王欲殺之卒得此二人以免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謂食客輩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

學海類編
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謂齊田嬰田忌田文輩是時齊湣王七年蘇秦死于齊梁襄王卒哀王立初張儀相秦惠王去秦相魏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秦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說秦王曰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梁之亡可立而須也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

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哀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與蘇代約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誑楚懷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懷王遂開關絕約於齊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與楚邑六里楚王大怒於是秦楚構兵犀首公孫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以收韓爲功相魏張儀去復相秦張儀卒犀首入相秦嘗

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

則不可何必曰利初孟子見王於崇有去志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繼而王有師命不可請去於是畱齊爲卿不受祿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

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一以慢其二哉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齊湣王九年燕王噲之六年也噲初立三年屬國於子之子之南而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

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政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恟恐百姓離志王因命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先是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

學海類編
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
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
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
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
爲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
焉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
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
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
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匡
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
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
而後可者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
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
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
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

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爲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
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盆成括仕于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
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
已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
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潛王子法章
後潛王走死田單迎立爲襄王者也潛王十年周赧王
之元年魯平公之三年也時齊強與秦擊敗楚於邱重

又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秦昭王使魏冉致帝於
齊於是秦昭王爲西帝齊潛王爲東帝蘇代勸齊將伐
桀宋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
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
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
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
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孟子去齊

宿於晝有欲爲王畱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
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
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
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
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
告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
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夫出晝而
王不子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
由足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
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
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
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

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帥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孟子去齊後齊去帝復爲王秦亦爲去帝君子謂孟子以一去改齊王也先是春秋邾子國至七國時更名爲鄒名同魯國古鄒邑孟子自齊歸道鄒鄒穆公館焉鄒與魯闕穆公問曰吾有司

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將歸曹交從遊於孟子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

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也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其大略也
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
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
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
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
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
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

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
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
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
夫也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

學之亦爲不善變矣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也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學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居請擇于斯二者孟子於是去滕歸魯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

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棄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逾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逾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逾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
不遇哉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運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公孫丑
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曰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
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

父也無父無君是獸禽也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
將相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
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曰逃墨必歸於楊逃
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
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十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魯
文公六年
五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也壽

八十四歲以冬至日終鄒邑人悲感遂輟賀正迄茲成俗二子孟仲子對齊王使人問疾孟季子問公都子義內竝見於書

按孟子一書其義之最大者在正人心格君心求放心不失赤子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平旦鷄鳴火然泉達皆所以存仁義之良心也知性知天養性事天皆所以盡仁義之良心也論語二十篇要在兩心字夫子直以從心自許以其心許顏回亦止得兩性字夫子謂性相近子貢謂夫子言性不可

得聞如是已耳至子思而言率性盡性性誠性明早發孟子性善之旨幾無餘蘊獨心字止列身意知之中正心止列格致誠脩之內其旨專主誠意而不專主正心至孟子則橫口所說橫手所指上陳君王下教弟子無非心者言性善卽言根心言人心卽言天性夫子之引而不發者乃至此一發無遺蘊略不畱待後來直指人心明心見性之說也子思之中庸上下二篇以性命始以義利終義利以勿用小人終似因內聖而及外王孟子之書上下七篇以義利始以

性命終性善以距楊墨惡鄉原終似因外王而歸內
聖此作書之全旨不可以歲月編次論者也卽如孟
子書中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孔子之逸事辯證
極詳告子白圭輩之訓答反覆必盡伯夷柳下惠以
至管仲晏子百里奚之品量可否屢見未卜論世當
在何日舉屬歲月編次列者也其非歲月編次不明
者最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有人問孟子
不見諸侯因何開書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蓋舉世
仿讀孟子文若今日見而明日說不見也要知孟子

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故相與
問答如此非在齊梁閒語也不見諸侯是本國魯康
公景公始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
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爲臣不敢見於諸
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居之國言也
末年魯平公不往見究亦不見此謂不見諸侯也見
諸侯自齊宣王始自四十不動心之年始見齊宣王
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

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復適齊見齊潛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間見諸侯事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並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那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

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爲鄒慮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疑爲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註誤云孟子時邾改爲鄒後人遂信邾鄒爲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爲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屢伐邾安得爲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

其甚說文云鄒孔子鄉卽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鄒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云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爲臣而歸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臣爲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爲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爲異邦非本國卽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爲不見孟軻

君前臣名也曰後喪逾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欲使樂止子爲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卽是居魯明乎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爲故邾故鄆之別千古殺譌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

平公書中俱稱諡後孟子而死者齊潛王宋王偃不稱諡止稱王因書中無潛王諡遂混齊兩王爲一王兩伐燕爲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復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潛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爲善也今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互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公甯頃公結隱公虞母再傳戰

國有定公文公見孟子俱失名古統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宏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爲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爲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諡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井田之效略可見於茲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穀

學海類編
至薛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爲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卽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餽不知其爲何人既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其言自在更不知大人爲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湣王死法章復國爲齊襄王不得

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爲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鑑所載歲月殺譌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特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逾前喪之說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隱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說也孟子

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強立不反之日始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遊齊梁間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爲孟孫氏後學者或多疑之愚獨以爲信何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

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已矣僖子祖獻子爲卿不驕禮賢下士處己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僖子父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夫子稱其孝爲難能僖子子懿子問孝

懿子子武伯又問孝孟氏可爲世有子世知孝矣南宮适亦稱南容卽南宮敬叔也從夫子適周問禮訪樂三復白圭夫子稱其有道不廢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懿子子敬子能事曾子問道竝非魯三桓中所多見季叔二氏獨有季文子叔孫昭子耳當孟僖子時孔子雖以知禮聞年未三十也僖子卽以二子屬師之又作之以獻子則如孟氏者豈非有明德之流亞與其後必有達人亦宜乎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

以比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遡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爲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略見於句字閒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仇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於戲孟子姬姓夫孔孟固契稷湯文之後夫

程子見先生傳略

程復心字子見婺源人性敏悟敦厚自幼沈潛理學師

朱洪範而友胡炳文中年益篤學力行嘗取文公四書

集註會黃氏眾說折衷之分章爲圖積三十餘年始成

名曰四書章圖及取語錄諸書辯證同異增損羣略著

纂釋二十卷發明濂洛諸儒旨有功後學元至大戊申

浙江儒學提舉司言于行省進于朝學士趙孟頫請置

諸館閣闡明大典而平章李道復難之乃議于江南諸

路教授中擢用復心年將六十以親老固辭乃授徽州

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名士大夫如方回程
鉅夫元明善虞集楊載范德機諸公盛稱之學者稱林
隱先生

孝經集靈

明 武林虞淳熙 輯

孝經緯曰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因著作既成
乃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
刻文先聖跪而受之

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罄折曾
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
拜

曾子受孝經事親孝嘗鋤瓜三足烏萃其冠母齧指在

楚心動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孔子九代孫鮒當秦焚書藏孝經於祖堂舊壁中後魯共王壞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孝經又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顏芝河間人藏孝經

平帝元始三年令序庠置孝經師一人五年令天下通知孝經教授者在所以聞遣詣京師風俗使者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

劉向以顏芝本校古文孝經除其繁惑定一十八章

明帝時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當時甘露降於甘陵仍降附樹枝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僮耳焦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匈奴亦遣子入學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植焉

張角作亂向詔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則賊當自消滅

鄭元註孝經以爲五經之總會嘗還高密道遇黃巾賊

數萬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境元病夢孔子告之曰
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既卒
自郡守以下受業者千餘皆縗經赴會孔融爲特立
一鄉曰鄭公鄉廣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邴原一冬之間讀孝經卒業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在遼
始一年凡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
不絕地故多虎其居邨落獨無

王立說孝經隱事能消卻姦邪

晉元帝太興初置孝經鄭氏博士一人愍帝崩斬衰居

廬太陽陵毀素服哭三日時玉冊見於臨安朱玉麒

麟神璽出於江甯日有重暈竟全吳楚中興晉室

穆帝永和十二年二月帝講孝經升平元年三月又講

孝經親釋奠于中堂時鳳凰將九雛見於豐城後復

見眾鳥隨之

皇甫謐死舉牀就坑惟齎孝經一卷曰使魂爽與元氣

合靈

許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孔冲受孝經還鄉聞冲亡
奔走蔬食執役心喪三年俄而二親歿建墓東山負

土列植松柏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忽有鹿犯其栽松
輒悲歎不止明日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所犯松下邑
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張融至孝父母歿皆負土成墳將死遺令手執孝經以
爲凌雲一笑

顧懽有病邪者問懽懽令取孝經置病者枕邊恭敬之
病者遂瘥後人問其故曰善讓惡正勝邪所以瘥也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
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後奉父喪至巴

東淫預石秋水猶壯撫心長叫水忽減退及度水壯
如舊

徐陵子份性至孝陵嘗疾篤醫禱百方不能愈份燒香
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
愈

後魏孝文皇帝四歲時獻文患癰親自吮膿既立遷洛
命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太
和元年詔曰朕夙承寶業天貺具臻地瑞竝應風和
氣暍天人交協實賴神祇七廟降福之助

馮亮臨終遺戒左手執板右執孝經去人居數里外置尸磐石上積十餘日初無侵毀唯有素霧蒼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

盧操每日具冠帶誦孝經一遍然後視事佐政寬仁惡少感化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帝詣國子監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自屯營飛騎亦授以經是年野蠶繭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入千三百石二十年命趙宏智攝司業爲終獻既而就講宏智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許敬

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是年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又有黃雲闊一丈東西際天

徐孝克通孝經至德中太子入學命發孝經題詔太子北面尚書省第多鬼怪孝克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

王漸作孝經義成凡鄉里有鬪訟漸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人爲慚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常州刺史獨孤及七歲誦孝經非法之言不出諸口後爲刺史年穀屢熟災害不作甘露降於庭樹二十七

夕乃止

仁宗命王洙書孝經四章楊安國請書後屏帝不欲背
聖人之言令列置左右天聖景祐至和嘉祐年間壽
星凡十五見主人君壽昌天下安甯賢士進用
馮元遇祭日與門生講說孝經嘗夢異人與紺蓮花使
吞之曰善讀此必大顯後爲翰林學士

尹夢龍事親以孝聞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其側手書孝
經千餘本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墓樹

程